

續編綏寇紀略

續編綏寇紀略序

吳梅村先生綏寇紀略歷叙寇盜源流詳而核典而瞻信良史極矣但通城鹽亭而後寇事闕焉不載蓋謂移國大盜莫如闖獻二賊滅而餘不足紀耳不知黃巾既破黑山復熾祿山死後更有史明寇之餘燄且復熾原不可謂非寇也闖之敗也其黨散而不復聚獻之誅也其黨聚而不可散散而不復聚者或爲驕兵或爲小盜其禍小聚而不可散者屠名城殺豪傑假先朝之名器還賊勝國之子孫逞其獮狂蹂踐西南者又十有七載迨

六師進討連年而後定烏可以無紀乎余友倪子宣遠林子廣平年來與余先後同下帷於筭里之清河氏出示滇蜀紀聞及楚中遺事二三編皆孫李流蔓諸事梅村所不及紀者云得諸同郡先達忍齋張司李

忍齋于順治之季咸進士宦滇南

今上改元而歸里帙中所載大槩本諸鄧凱也是錄凱於永明王稱帝時爲東宮屬從事皆身歷幸而不與渡河之難迨永歷君歿而凱尙爲僧忍齋宦滇時宜及見之其所紀載當必有據余故採而論次之倣梅村原本之體分爲四卷叅以甲申傳信錄附紀散事以爲續編雖掛一漏萬其中亦不無魯魚豕亥之訛然見聞異詞卽董狐亦不能免續貂之誚又何辭耶是用不敢問世姑藏家笥以俟後之具三長者討正而潤色之竊附于綏寇紀略之後可也時

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辰清和中浣梅亭葉夢珠濱江氏漫題

續編綏寇紀略目次

卷之一

蜀川沸

卷之二

滇黔竄

卷之三

爭挾主

卷之四

緬甸散

卷之五

附紀聞

續編綏寇紀略卷一

梅亭葉夢珠濱江編輯

蜀川論

西蜀山川峻險陡絕一方環以飛巒峭壁中皆沃野膏腴徑途五十餘里遠通西城珍奇百貨之所集近帶河江聲名文物之所歸自秦漢以來凡中原多故羣紳世族移家避難往往依爲樂土是以衣冠士女紺服靚粧擅客卿人聲藏豹響桑麻偏野烟火蒸雲物產屬於天下百藥濟被養中名區古蹟玩賞不窮異水奇山驚心駭目至於錦城玉壘之勝內則朱邸故宮千門萬戶外則通門甲第比宇望衡每逢令節遇良辰則連伎徵歌綵紛雜沓巴姬漢女擊節彈絃公子王孫登臨觴咏誠兼諸夏之所有僭兩都而並盛矣迨乎明季蜀邸之富甲於諸藩蜀卒

之健雄於邊鎮既富且強竊患寇盜之充斥哉不意崔符起於接壤烽  
火徵于劍門始而犯梓潼伏巴巫亦不過抄掠搜竊以恣一時之暴未  
有盤踞名城狼吞虎噬必使人無噍類而後已如張獻忠於崇禎末季  
之甚無論史冊所未見卽垂諸後世亦人所駭聞而不敢信者也獻忠  
于崇禎十六年癸未蹂躪湖南延及江楚欲下掠吳越而不得果後乃決  
計入蜀次年甲申正月遂陷夔門參將曾英守巫山皮市隘戰敗退守  
涪州斷賊水路三月賊犯萬縣陷之四月十六日武舉朱之舜自京師  
奔還成都始知北都之變而訛傳駕幸通州衆議奉蜀王監國按臣劉  
之渤不可乃止蜀中聞京師之變蜀王集各官紳聚議託言先帝駕幸通州有密詔  
諭天下勤王按劉之渤率同官僚伏則蜀王監國僞詔也之渤遂拂衣  
起出堵龍門躍入金水河中大呼曰臣今得見二祖列宗於地下矣左右救之扶回  
公署閉門三日守備俱弛賊用奸細潛入假作醫仆行乞之徒投入大慈延慶寺中成

鄉人不知也越四日各官復集求之縣觀察偕至蜀府陳謹守因向王請納王曰區別無錢糧只承運一般可賣之屬屬聲曰無人可買惟李自成是受主王終不悟衆官偕出議派之郡王及鄉紳已各於數日前逃去矣五月獻忠進犯重慶鐵壁金城素稱天險左有合江右有瀘江匯流而瀕夔關自瞿塘三峽以達荊州所謂川江是也及獻忠所至兵不留行至鄧都憲土司秦寡婦扼險偵知守境不出乃趨忠州副將趙榮貴拒戰不克退守梁山斷賊歸路獻忠使養子孫可望擊之榮貴復敗六月七日賊至涪州守將曾英拒戰敗績賊遂從江津順流而下順慶初爲李自成僞將馬珂所據至是聞獻忠至珂亦棄城去新撫臣龍文光入城拒守時重慶告急文光檄援兵至順慶聽點然後發行而重慶已被圍矣十八日賊據佛圖關舊撫陳士奇尙在重慶援兵亦有至者諸將請背城一戰士奇懼其走也悉

令入城使副將卞顯爵駐轉角樓統兵固守十二日賊穿地道爲礮攻

城城崩顯爵戰死賊旣入城士民駢首就戮獻忠坐演武場拘集文武

各官間有魚服而潛者賊懸重賞購百姓認之遂無一得脫賊遣兵至

瑞府索王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

王妃劉氏投井死王及士奇與知府王行儉等俱

被拘去先是崇禎十二年設立夔州府十三隘兵以禦賊每隘一將而

以一大將統之後士奇以兵餉不足撤十三隘守兵故賊得以水陸並

進至是賊謂士奇曰朝廷事皆由汝等敗壞十三隘如有兵守我遲進

數日汝等亦可預備今如此不副何待并行儉等俱被害賊引瑞王入

獻忠下座歎息曰我兵強於李自成汝旣畏自成而去漢中亦宜知我

兵至而去重慶今安坐不動受我顯戮豈非命乎遂命凌遲時赤日正

中忽黑雲瀰漫雷電大作獻忠懼刺王速死盛以棺初欲屠重慶因是

亦止然百姓俱斫右手黠者欲以左手相欺并左手俱不能免共三萬七千餘人各州縣畏其暴虐風送欵賊殷僞官分守發兵送之仍行殺掠官民之降者卒皆屠戮惟江津縣鄉紳刁化紳獻忠遣使招之不至時昭化亦爲賊據定遠縣有米三十石例解昭化定遠令高作霖度不能擇請於龍文光欲權解順慶通融銷算如以昭化遠而順慶近則聊價當如數扣還可謂曲盡調停之術矣文光執舊例不許竟齎盜糧其腸柱鼓瑟如此豈能決機應變以濟封疆之事乎七月四日獻忠使劉廷舉守重慶自引兵犯成都盡焚其舟于瀘州分三路進文光自順慶援成都調總兵劉鎮藩并威茂道兵董卜韓胡土兵守城順慶尋叛降賊獻忠使張都督殷承祚守之時成都尚有兵三萬援兵復四集獻忠使衆僞爲援兵混入城中人莫能辨八月七日賊四面攻城較重慶

更力文光之泐等悉發庫藏募敢死士繩城下殺賊賊攻圍不輒凡三  
晝夜賊兵內應鐘鼓樓火發一守兵驚走賊遂登城文光鎮燭戰死獨  
王及妃嬪皆赴琉璃井死蜀世子及內江王奉鑪按臣劉之泐等皆不  
屈死十一日獻忠盡驅城中士民於中園將署之忽見一物如龍尾下  
垂賊懼又以其黨汪兆齡兆齡或作兆麟言乃止十一月十五日獻忠潛卽僞  
王位以蜀府爲宮殿設文武僞官以養子張可望爲平南監軍張文秀  
爲平南先鋒張定國爲前軍都督張能奇爲平南將軍分兵四出略地  
可望本姓孫定國本姓李文秀本姓劉能奇本姓艾九月馬珂尙在綿  
州張能奇擊之不克獻忠自將敗之珂走漢中獻忠還成都十月張定  
國陷保寧張可望陷龍安使王運行守之自引兵犯茂州陷之松潘副  
總兵朱化龍管糧通判萬文相擊走可望遂復茂州化龍又與龍安署

印同知詹天顏共復龍安斬王運行 張能奇陷雅州先是雅州知州  
王國臣與上南兵巡道胡恒有隙會上南宁道及建昌道皆缺恒帶兩  
道印從印州過雅州將入建昌峨邊兵送之聞獻忠已陷成都兵譟奪  
飼散去國臣乃拘恒剗其三印遣使降獻忠又下指揮使阮士奇生員  
洪其惠於獄雅州生員傅元修走天全六番說正招討高躋泰令出兵  
擊國臣躋泰許之使高君錫姜奇峯攻雅州國臣遁入成都君錫等廻  
恒及士奇其惠入始陽使陽躋泰地也賊以國臣爲茶馬御史與能奇  
犯雅州陷之進攻躋泰至飛天關躋泰懼卽以胡恒士奇及朱奉鐸與  
賊賊引去三人至成都皆被害時建昌行管將周雙橋李俸海棠堡守  
備丁如龍越雋衛指揮使王自明得胡恒檄各以兵出迎而恒已爲賊  
所獲遂駐大渡河所與掌印千戶沈雲龍黎州安撫使馬京及營庄七

姓謀擊賊無應之者會四川總鎮坐營叅將曹勳自成都敗回衆推爲帥共守榮經縣居數日富順鎮國將軍平櫛蜀王母弟富順王次子聞道至榮經勳

與諸將及原任南京戶部員外范文光舉人劉道貞程鳳翔生員傅元修傅元覽張士麟唐默鍾之綬胡大生洪其仁洪其信等共立平櫛爲蜀土號召義兵勳爲湖總兵統領諸將既而福藩稱帝於金陵詔故大學士王應熊專辦蜀寇輕略四川雲貴軍務應熊卽以文光爲監軍道道貞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翔鳳爲監紀推官勳率諸將向雅州大破賊於龍鸞山賊退入雅州諸將乘勝至城下賊出戰勳敗歸榮經賊復攻之勳再敗退守大渡河之大關山賊攻之不克勳選騎擊賊斬首數百級賊潰去勳入榮經賊復攻之勳敗榮經竟陷自是惟守小關山此二關乃相公嶺之險隘處也范文光嘗名爲忠孝路焉初獻忠之陷重

廳也以官兵爲不足長故不留重兵守遂州守備馬乾攻拔之賊將劉廷舉遁成都之陷援兵多死惟劉鎮藩之兵得脫者二千餘人營於新津縣寶山漁敵橋無所統屬欲得鎮藩之裨將而奉焉其最有名而願奉者惟曹勳楊展時二人俱爲賊所擒至中園而幸免中園者蜀王之外固在成都東門外中有梨花數千本成都俗嘗以三月三日於此走馬爲樂獻忠旣陷成都盡伐梨樹作宮室治馳道練兵於此號爲御營其後王師進討獻忠自引賊衆拒戰於陽平關大敗還蜀恐蜀人圖已往往居此一晝夜易其處者十二三曹楊之逸賊猶未知也勳由重慶走大渡河所居時由新津走嘉定衆得展遂奉爲將展令衆從他道至叙州而身至嘉定翠其船來會及展歸而嘉定已爲賊據惟羅徵堡千總廖佐與峨嵋人楊世泰率堡兵及鄉勇千人守峨嵋縣展與其子環

新部署兵將進營於叙州南岸十二月賊犯叙州至東關展欲渡江與戰衆懼而走展不能止賊遂陷叙州追展至蘆衛展謂諸將曰不戰則賊迫我日深矣乃伏兵九筈以待之賊亦見長山大谷疑有伏竟引去展管於永寧衛而往謁王應熊於遵義應熊仍以爲參將於是駐師永寧募兵養士修戰守之具以號召義兵 獻忠旣據成都曾英自涪州趨江津又與連昌道劉麟長至綦江并將力化神之兵召諸少年劫掠富紳大賈以充餉窮兵授之以就食富民亦多投之以避難軍聲頗振賊將殷承祚守順慶素有歸正意英使人招之爲獻忠所得叱令剝皮使者呼曰兩國交兵不嘶使臣賊禪之斷一手去一耳一目割半鼻半唇給一令箭遣還其後順慶竟來歸順英使譙應瑞馮有驥等守之順治二年乙酉曾英引兵至重慶一時蠭起之衆皆歸之衆至數萬

船千艘難民相依者又數萬人泊於渝山一岸重慶屹然成重鎮英取  
遂寧之鹽以贍軍故糧足而兵盛劉廷舉之遁也往見獻忠獻忠遣兵  
三萬犯重慶二月至台州據多功城爲壘十八日賊選精中出佛圖關  
陸路大營由台州水路夾攻重慶英初聞賊至令老弱與難民下涪州  
進小江口留銳卒於重慶以待賊及見賊兩路至急遣余大海當水路  
余一作於張天相當陸路戒勿輕戰自以輕騎五百間道擊多功城破之卽  
取賊旗幟統出賊後大破之於重慶亭溪賊潰去英威名大著王應熊  
以爲副總兵非其望也英軍日盛凡諸營不與同心者卽并之亦不復  
稟應熊令日與所親竊謀詆譏應熊且多結縉紳朝中權貴毀應熊而稱  
譽已其後唐王稱帝於閩中驟封英爲平寇侯氣益驕三月六日楊  
展自永寧攻叙州距城五十里營於乾溪令守備馬應試引偏師夜渡

雲灘頭平明展軍至南岸賊拒應試於頭塘應試擊破之展渡河斷賊浮橋賊驚走應試追之賊多溺死生擒二千餘人遂復敘州仍營於南岸賊將馮雙禮復陷敘州其別將屯於東江外白塔山二十八日展渡江擊白塔山而令川貴叅將侯天錫引蘇寶裸兵擊雙禮展旣渡謂將士曰今日須以死戰破賊乃盡沉其舟使張騰余朝宗攻山左賊令曹章郭崇烈攻山右賊姚之禎李朝貴攻山後賊展自當其前曹章先登之禎敗而復勝賊不能支遂大潰時裸兵爲雙禮所敗展乘勝又破雙禮兵追三十餘里再復敘州四月李自成將一隻虎即李過爲制將軍也陷太平東鄉達州夔州新寧等處尋遁入湖廣十三日誠將張可望復犯敘州時原任總兵甘良臣領毛裕鎮兵數百人副總兵余奎亦引兵千餘人船千餘艘自江津來與楊展會展遂引二千人至蔡壩擊可望敗績後

五日可望攻展展復敗賊遁至乾溪展兵多從余奎船下江津展與牙將數百人奔永寧可望追至永寧陷樂英寨寨土司奢實故穴也展等退守仁懷縣之土城賊追至土城展等退小關賊又陷之展等入山峽中衆飢殺馬而食甘良臣與參將王祥謀從箐中走遵義曹章與向成功黃國美曰我舍大營而入遵義倘大營爲人所得則我進退無據不如間道往江津於是良臣王祥入遵義展與章等竊出賊壘渡合江始得食五月至江津免溪遇賊兵不得進王應熊命展入遵義又命取永寧會俟天錫皮熊已取永寧展遂駐魚腹關七月唐王以馬乾巡撫四川西北樊一衡巡撫四川東南一衡衰老無能爲見諸將驕橫不奉約束惟仰屋而已乾果於任事多招壯勇禦賊然西北屢經殘破軍食必取給於東南竟莫有應者旣而楊展大破賊將梁一訓於納溪縣賊

溺死者無算軍聲稍振十一月賊上南道郝孟旋來歸孟旋綿州舉人爲賊所執尋授以官孟旋有才略嘗思立功佯爲賊用而多募兵以自衛時曹勳范文光守小關孟旋欲通使未有便程鳳翔與孟旋有舊以書招之孟旋大喜雅州諸生已爲獻忠召赴成都未至孟旋急使人招之及諸印州諸生旣旋孟旋遂殺賊之在雅州者稱明正朔安憲軍民請鳳翔與之盟號其兵曰匡正營而以雅州付文光與勳焉行營兵久困於雅州入城大掠城中爲之一空孟旋以其衆擊印州不克尋取花溪爲人所殺是時蜀中郡縣多起兵自保殺賊所置官吏其成軍而知名者曾英屯重慶朱化龍屯茂州楊展屯永寧曹勳屯大渡河所趙榮貴屯來歸本朝屯於龍安其他擁衆據城邑保村落駐山谷拒險塞者不可勝數獻忠在成都遣使四出趨地方官及鄉紳朝見百姓

濟西官員者凌遲鄉紳不來者亦如之其求朱姓更急國府宗支多在  
蒲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其投降官紳授職者未幾亦多

被殺原任詞臣江鼎鎮先降馬珂

自成僞將珂遁遂降獻忠賊以爲禮部尚

書考試總裁自以爲榮會犯春賊問出何門賊僞號大西國欲其言西  
門鼎鎮曾出東門賊拂然問出何典鼎鎮曰見大明會典賊大怒曰汝  
尙知有大明乎責一百棍有門生何某請代責五十明日飛騎提何一  
家五十人與鼎鎮一門對面戮死嚴錫命者原任通州知州受知於賊  
用爲僞相嘗言於獻忠曰陛下繼嗣不廣皆由兵間所掠女子不足以  
配聖德今有故相國某氏女才德俱全宜正坤位賊卽納爲僞后一日  
下令云中宮娘娘欲齋僧大僧銀十兩小僧銀五兩以黃封封櫃銀昇  
入寺諸僧皆喜更有小兒求僧願蘊髮爲沙彌得銀當以半謝僧從之

及期大小僧萬人入寺領銀賊閉寺門每十僧貫以一索盡殺之一日  
迎狀元儀衛甚盛各進士廡歸鼓吹盈前忽取一進士斬之有一教諭  
年老矣加陞侍郎方揚揚得意不數日仍見殺某縣令投降自言願改  
教職冀免禍及就職未期月而全家被戮當開科時探花熊某年將及  
耆猶應童試一旦及第喜欲狂越數日禮部呈卷中有干犯忌諱語獻  
忠以爲啞訕立磔之黃州生員夏大武賊強授僞職見賊行事私語曰  
何可無博浪一椎左右以告立命磔死家人五十餘口俱斬重慶所屬  
知州潘某賊趣繳印士民迫之潘給以造冊完備擇日投誠進與家人  
痛飲大書庭壁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閨門縱火  
自焚死新都知縣某掛印堂上棄妻子變姓名而去民有執至者賊命  
磔之進士吳字英抗不附賊賊授以川北御史欲招降之字英盡散家

家財募敢死士三千遁入神仙洞以待勦王兵賊大怒遣劉文秀以兵  
圍之三月食盡全家盡死營兵三千亦皆死鄉紳朝見者并拘其家屬  
盡殺之凡世族貴家婦女皆發娼院尋復殺之賊將有先知此令者盡  
召娼優方恣行淫樂而身首已異處矣獻忠殺戮既多每於宮中一日  
見鬼官女多爲鬼魅所殺一日獻忠獨坐進食忽空中下數萬手來奪  
之又一日坐院內忽聞琴瑟簫管之聲獻忠怒拔刀擊之見無頭女子  
數千人各弄樂器獻忠大駭昏仆於地又成都城中至黃昏後輒聞人  
偶語往視則皆空屋也賊兵夜出則鬼擊之獻忠惡其不祥及敗於陽  
平關遂有棄蜀之志謂汪兆齡曰我昔以十三人起事橫行中原今被  
自成據北京天下大勢去其大半若久坐井底恐成三國氣象我意連  
年各省所掠金銀不下千百萬今盡散諸全川百姓每人給一元寶吾

異日到此人必知感何患不致供贊光齡曰不然蜀中地險人惡今我恩信未孚舍之而去日後嘯聚爲亂恢復便難以臣愚見莫若先舉蜀城百姓盡行斬殺分命各路領兵官將府州縣百姓盡行屠戮燬房屋搜山谷無論鄉城村落不留一人立重賞嚴刑以鼓勵諸將殺人多者與斬敵首同功遺一民者與縱敵同罪首級重不可較惟斬兩手爲驗或男子割勢婦女割乳以報數其民間食貨金銀焚燬不盡者與縱民同罪如此則全川可赤民無嘯聚之憂矣亦永無覬覦此土者矣獻忠大喜令心腹將先搜在城居民驅之南門外江口盡殺之其法男子居前每一賊押二人婦女居後每一賊驅數百時值元宵月明如晝賊於申刻搜柂起至十七日方畢江水爲之盡赤積屍如山水淹至城下丈餘壅塞不流賊命水手駕舟推之始得疏通號哭之聲徹數十里其財

帛金寶賊不敢私分毫釐繳獻思貯庫賊將發兵四路剿殺恐有遺漏  
且慮激變又與兆齡計之兆齡曰士爲四民之首卽釋道醫卜堪輿之  
流皆有智慮可爲民倡今設一特科之法託言選眞才隨才器使凡  
一切紳士貢監生童技術俱調集省城地方教官點送有託故不到者  
立時正法如此則人無不集然後以計殺之百姓雖多皆各顧身家豈  
敢爲變從此分兵四出蜀民可立盡也獻忠然之不數日俱至悉收入  
大慈寺中以驕賊千餘守之共計隨行僕從不下萬餘人教官且千餘  
員俱令兆齡每日點驗更令兵馬司二員領甲士千人晝夜巡徼有同  
坐偶語者卽縛斬之至十一月九日獻忠傳諱歲已及除選不及令  
教官將諸生領回肄業俟來春再行調取諸人明知其詐無可爲計次  
日兆齡戎服入寺正坐命賊持牌一面上寫某處紳士隨牌出寺各賊

皆戎服持刀環繞將諸人隨牌驅出由東關至城外卓錦橋獻忠帥甲士萬餘橫據橋上諸人羅拜橋下甲士舉刀亂斫乘屍橋下順流而去依次出卽依次殺自寅至申方止兆齡復傳僞旨誣諸生以見羈日久出怨言謀作亂令巡城官將各生家人親戚械繫問罪不一月又盡解至沿途賊差污辱至不能堪或投河赴井自縊死者屍墳溝壑及解至而斬者不止三十餘萬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十日獻忠令川兵川軍除年十四以上者留營其餘老弱成丁不論男婦盡殺至十五日止成都北關外威鳳山起至南門梓潼園綿亘七十餘里屍骸山積臭聞百里外各路呈報取合軍兵家口共百三十餘萬人十六日始命可望文秀本姓劉定國能奇本姓艾等統兵四出獻忠自領禁兵二十餘萬至成都所屬三十六州縣地方剿殺百姓限三月復命可望等日屠五六城每

城戶口多者百餘萬少者數十萬不一月俱剝戮無遺然後發兵往各山箐及各鄉村落搜殺所至草木絕種江水斷流驗功之所積手如山每日各賊所殺報數於兆齡過二百人者獎爲好漢兼名報功加等陞賞有一賊殺百姓千餘卽陞左右都督賊中以此受爵者不可勝數是年五月四川各路賊將回成都上報功疏平東一路可望所殺男子五千九百八十一萬有奇女子九千五百萬有奇幼穉及城中者不計撫南一路文秀所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婦女八千六百六十餘萬幼穉及城中者不計安西一路定國所殺男子七千九百餘萬婦女八千八百餘萬幼穉及城中者不計定國一路能奇所殺男子七千六百餘萬婦女九千四百餘萬幼穉及城中者不計獻忠自領僞御府老營所殺獻忠自記在外不得而知尙有王尙禮所搜近城百姓墮之江中者不計又振武南廠七星虎貢治平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氣正兵龍智豹智虎略決勝宣威果毅等營分勦川南川北兩道其斬殺男女數目不能詳悉記載前營

哨長號飛山虎者偶見眉山一聰俊男子不忍殺慮同行者出首又不敢留夜縱之去匿密林中次日爲搜山者所得携至各營徧認知爲飛山虎所縱獻忠怒命磔之飛山虎罵不絕口賊斷其舌搘其齒剝目剖腹而死剝洗畢復命賊將往各路燬民居民食隨遭腹心賊尾之有寸木未燼及遺米穀盈撮芻草成束者兵將俱行剝皮剝不如法稍有黏帶者令善剝之人卽剝剝人之皮而官兵慘死又不下二萬有餘惟川東一路爲明將曾英義兵所阨賊不敢窺大月獻忠語其衆曰我已削平全川土寇心腹之患除矣今決計北行然定鼎三年豈可無記功意欲立碑高九尺取尊居九五之意廣四尺取四方平定之義隨命嚴錫命撰文王應龍監工碑既成賊命向北立錫命固爭曰人君當南面無北面理賊以其違旨鞭一百投諸城外三日而死錫命綿州人丁丑

進士獻忠追馬珂至綿州錫命投降僞授大學士見必稱先生至是卒見殺於賊獻忠又語兆齡曰我自起兵時止隨五百騎橫行無敵近者收兵甚多前年出師漢中反爲賀珍所敗乃知兵貴精不貴多我意舉後來所收之衆盡殺之止留從前舊人然其中有家口多者亦須殺之麻往來輕便兆齡以爲最善但目今兵且百萬倘機事不密反足致亂莫若先令各營稽查嚴察凡有偶語及馬匹瘦小或纖微過失者卽按連坐之法什長伍長反同隊之人盡斬如有徇庇容隱者并坐領兵官以同謀反叛之罪則形迹不露殺之有名不一兩月可盡也王尙禮李時英亦力贊行之時值暑月衆方散道查事人忽至認以罪卽縛去斬之仍收其家屬盡付市曹一日共殺十餘萬人兵皆重足而立矣賊將猶慮稽查不密呼查役切責役苦之乃於深夜穴人牆壁潛入室中

或伏床下竊聽或升屋窺覲稍有低言密語及微笑聲查役突然而出立將全家縛去如連坐法斬之不數日又禁私藏金銀有藏一金全家斬十金者本人剝皮全家俱斬各兵遂將金銀器俱投井廁窖之幽室獻忠則命心腹賊偏處榜掘獲即按連坐法兵士及家屬被殺剝者三萬餘人又立賞格凡各文武官員家有窖金者許其家人首告賞以官職仍以本主要妾馬匹與之自此刀奴悍僕稍有私憾於主人者恣意首告死者日積有一紳爲惡奴所訖自言今日必死當容一言賊曰不必多言自有死法按之於地以釘釘其手足用滾石滾之頃刻成肉泥其暴戾如此南營廠總兵溫自讓獨不下樓括之令恐獻賊加罪棄其妻妻子女挈家僮數十人遁去獻賊帥騎千人窮追三百里自讓脫走家人被擒者盡行剝皮賊將王明洪正龍郭家胤宋官周尙賢郭尙

義妻文汪萬象彭心見張君用張成杜興文張其在王見鳴高元等俱以搜括無功認坐狗庇剝皮家屬俱斬於南河共萬五千餘人獻城又慮肆殺之後營將生心或有後患復與兆齡謀殺之託言前日剝洗有功尚未行賞頒僞諭期於七月二日齊集閱武場候賞有參將賀斗遊擊胡明守備王闢皆屬張文秀馬元利盧明臣部下疑之斗謂其妻曰明日不知汝爲誰家官誥夫人妻訝問其故斗曰月來所殺皆非始事之人亦非犯法應死者爾以今日此舉真爲賞功耶明係剪除我輩我不能受其慘戮當逃去之念汝婦人不能爲計爾若能守身不辱誠爲上策妻悲泣至夜自縊死斗以出營查更爲名卽同胡明王四逸去獻忠欲遁之度不及乃鞭元利文秀明臣各百其各路候賞諸將到者俱令剝皮所殺五千七百人又遣僞指揮二百餘員收補所殺營將家屬

盡斬之報數萬三千二百有奇獻忠決意回映從行軍士本妻令皆自殺有戀戀不忍者夫婦同斬或已被殺有垂淚及掩埋者卽命剥皮各路所殺婦女近五萬餘於是夷城郭焚官府廟宇及民居寺觀其高不能受火者縛以油布及硝磺等物燒之自八月六日起延燒半月餘始盡內有米粟未盡灰燼者令兵卒負往投諸河仍命踐入泥沙不得顆粒露顯成都有大城少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修之鑿以巨石貫以鐵綆壯麗甲天下至是盡爲瓦礫矣賊又命張文秀舉連年所掠金銀珠寶俱沉之彭山縣江中凡四十五艘兵士有竊匿者立命殺之後爲明將楊展所得賑濟川南之民時川之西南北俱遭焚剝千里赤地人影斷絕獻忠有子尙幼乘醉撲殺之謂養子可望曰我亦一英雄終不令幼子爲他人擒爾終爲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天意必不絕之我死

爾歸明母爲不義也可望頓首受命遂以可望爲平東將軍定國爲安西將軍文秀爲撫南將軍能奇爲定北將軍各統兵十餘萬於九月十六日棄成都北走賊營男婦尚有百萬餘半係俘獲或帶疾不適或力疲不前至晚點閱不到卽株連眷屬親友殺之雖至親不敢相認每日所過橫屍徧路獻忠猶恨人多行營不便設計殺之立過隊法凡營兵大小男女俱赴獻忠前魚貫而行隨命騎賊十餘人執大梃左右挑選選下之人名曰四隊班選畢將四隊班盡行斬首計數日內又殺數萬餘越數日令兵士往山村採糧限每人背負二斗有驃馬者令繳淨米三斗稍不如額者殺之株連同隊同居者又不止殺萬餘時四川總兵賈登聯屯中江縣賊攻破之登聯僅以身死獻忠遂犯順慶守將譙應瑞馮有慶頗驕勇每相謂曰賊將來不足慮也及獻忠親至二人有燭

色守三日而城陷知府史觀寔死之官民五六十萬人皆爲賊所屠賊榜示城中呼川人爲蜀獠謂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負恩之極故盡殺之獻忠旣屠順慶屯於西充縣金鎖鋪大治舟楫將走湖廣一日獻忠召兆齡可望等入帳中語之曰我本天星奉上帝命降下殲此衆生自歷疆場來所過陝西河南南直湖廣江西四川殺人不可勝紀今雖去其六七尚有三分未盡須一并除之方可復命自今十一月朔起至十五日止嗣後便不殺一人爾輩各自挑足三百人并不必留家口可俱殺之頃我進龍安仍舊放響馬搶掠以畢餘生衆皆默然如言而行半月中所殺又不下數萬計或曰有道人諛之云陛下本天神今當遺棄一切仍歸天上獻忠大悅故盡殺其妻子召兆齡等諭之及本朝肅王率 命征蜀至保寧賊將劉進忠來降用爲嚮道引將軍

雅布蘭至西充覘賊知賊衆尙有五六十萬旌旗蔽野賊謀者言之輒怒曰搖黃賊耳卽斬之搖黃者卽川東北山谷間流寇所謂掌盤子黃龍與搖天動也故不爲意時十一月十六日雲霧四塞咫尺莫辨哨騎呼後營有軍聲賊猶以爲燭惑軍心命斬數人不踰時雲開霧散大兵已薄賊營謀者又晉獻忠乃衣飛龍半臂不披甲冑腰插三矢率僞牙將出營覘敵與大兵僅隔一溪或曰相值於鳳凰坡進忠望見獻忠指之曰此卽八大王也獻忠方引弓雅布蘭射之中獻忠脅下遂墮馬王尙禮竇民望胡守貴皆賊將馳救之獻忠已死三賊負之歸裹以錦襢而埋之大兵追殺賊衆復發獻忠尸枭其首於成都北門天下快之獻忠埋處生草後人足所觸輒生大疽又有黑虎噬人人不敢過其地凶戾之氣其死後尚如此獻忠之中箭而死也兆齡與可望方翼獻忠回整班以待須臾

塵土蔽天見大兵突至賊衆猶未卽去及見旗幟聞笳聲四散奔走并  
挾獻忠妻丁氏白氏劉氏陳氏而逃餘俱斃於鋒刃所遺婦女幼弱驟  
馬軍裝無算大兵收其軍資未卽窮追可望等得收拾餘燼由順慶逸  
去自獻忠乘成都後楊展曹勳卽引兵據之勳留守展北追賊至保  
寧已爲王師所駐復還成都會大兵迫薄展以成都毀壞不可守乃  
退守嘉定勸守雅州其搖黃十三家初各阻險自固及獻忠屠戮後無  
所掠食有仍歸陝西者有奔入湖廣者有爲大兵剽殺者尊天王袁詔  
來降尋復叛投王應熊順治四年丁亥永歷君封王應熊長壽伯以  
鎮邦苞巡撫四川川中自申以來大亂三年百姓死亡殆盡田畝荒  
蕪宿糧無穢所遺一二殘黎至是以飢相食時米皆仰食於土司雅州  
及大渡河所越僑衛而斗米價十金嘉定州則斗米三十金成都重慶

則斗米五十金保盜爲本朝逼陝西之米接濟然每斗亦六十分成  
都人多逃入雅州採野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滿城飢民隨割  
而食之雖斬之亦不能禁良家婦女望門而投亦無受者成都尤甚強  
者聚衆掠人而食若殺羊豕綿州大學士劉宇亮少子亦爲盜所食

王師圍朱化龍於茂州化龍固守三月食盡而下旣而反誘我將趙榮  
貴叛去屯於龍安方圍城時男子肉每觔銀七錢女子肉每觔銀八錢  
塚中枯骨皆掘出爲屑而食焉我兵進攻重慶王應熊<sub>始以馬乾</sub>超內江  
左右曰敵兵正在內江何可當其鋒乾曰禦敵而死吾分也遂趨內江  
與我兵遇力戰而死遂下重慶按臣瞿景守將賈聯登侯天錫鄧九韶  
王廷獻等皆來降天錫遣使招應熊應熊斬其使遁入懷仁縣土城危  
愧而死時王祥屯遵義綏陽縣余大海李占春屯涪州譚文屯萬縣禪

屯宏夔州譚詣屯巫山縣副將胡雲鳳屯忠州雲鳳以舟載妻子泊於夔州譚詣部將鄧希明劫之雲鳳妻赴水死雲鳳怒欲報仇而搖黃之降應熊者屯夔之北岸乏糧三月矣雲鳳納之於萬縣小溪口過渡搖黃從之遂過南岸譚文奔雲陽三月大兵至遵義王祥固守綏陽我兵圍之不克永歷君詔閣臣呂大器督師四川大器與丁魁楚不合故出之代應熊也初賀珍據漢中大兵征之卽引數百騎南奔至夔州求渡知府程正典不許時有蜀府德陽王宗室在夔州同知李智達欲輔之遂潛通珍以小舟渡之屯於夔之南岸五月賊一隻虎從巫山縣渡江譚詣水師潰賀珍復過北岸居下關城未幾一隻虎南陷建始縣六月大兵至涪州破袁韜於小江口韜棄輜重走入牛皮箐李占春余大海亦戰敗奔夔州七月湖南巡撫朱容藩故楚宗也爲我兵所迫自施州

衛至建始一隻虎降之藩容卽令屯建始自至夔州都署李占春余大  
海兵馬時川東夔州一帶與永歷聲息不通又王應熊新喪諸將無主  
故多歸容藩及王師深入至遵義王祥守綏陽攻之不克使人招貴  
州總兵羅熊又不至降將侯天錫復叛於是殺賈聯登等十餘人將還  
重慶八月九日王祥整兵出戰我師敗績悉歸重慶祥復居遵義軍聲  
大振祥妻號上祖警敏多權略祥之攻遵義也上祖率婦人數千皆男  
裝別爲一隊間道會祥途獲敵人數十內有平民被刦者分別而遣之  
旣而曰姑繫之俟我與元帥會而後釋遣不然彼或以我軍虛實告敵  
敵來追我矣及入遵義始盡縱之祥嘗營宮室使上祖同觀上祖曰甚  
美但少數鐵索賊來可曳之以行耳祥大慚九月大兵進攻忠州水陸  
俱下朱容藩使李占春余大海以舟師拒戰往來如飛我兵不習水戰

又風雨大作山岸泥滑騎不得騁占春大海更以步兵促之我兵不利  
楚舟千餘委棄輜糧器械無算遂自達州小路退入保寧別將又與侯  
天錫李正開戰於瀘州我師亦敗遂陷馬湖十月朱容藩督占春大  
海三譚及搖黃呼景陳三家之兵將窺重慶會原任偏沅撫臣李乾德  
亦與袁韜自涪州來王祥又迫我將柏永禮俱至重慶十五日我兵禦  
之復敗我兵退歸保寧重慶亦陷適冬至各官殿朝位行慶賀補容藩  
自以宗室而功高位在乾德上乾德又自以國家舊臣而容藩新起不  
爲下容藩賴占春之力得勝我兵而威名始著愛之乾德久居袁韜軍  
中與之昵韜與占春復不協勒兵相攻占春不勝怒歸涪江兵威大挫  
而韜亦無糧惟掠民間食以自給不能復爲戰守計矣惟楊辰在嘉定  
大興屯田吾兵進取嘉定展堅守五日不克我兵以飢疲退歸而展軍

亦乏糧不能追至是屯田成熟上南軍民足食展卽遣楊榮芳李一進  
陳應宗黃國夷規復成都會我兵與全勝萬環戰於資陽簡州敗績十  
一月成都復失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始  
盡一訓故賊將授誠本朝以爲安綿道者旣而王命臣馮啓陷順慶趙  
榮貴自龍安引兵會武大定于慶元攻陷保寧我兵引還全川皆失

永歷君以楊喬然爲四川總制武大定又奉秦王四子入川趙榮貴與  
之不合時兵旱累年百姓百不存一城內郭外多爲虎狼所居榮昌令  
張懋賞主僕八人赴任入城不見一人惟蒿萊滿地日暮羣虎攔至櫻  
食五人順治五年戊子朱容藩還夔州李占春屯涪江余大海屯雲  
陽譚詣屯巫山譚宏譚文屯萬縣天紫城袁韜屯重慶寨山坪楊展屯  
嘉定曹勳屯雅州榮經趙榮貴屯龍安朱化龍屯茂州侯天錫屯永寧

馬應試屯蘆衛王祥屯遵義各守其地殘民少安六月容藩聚兵十萬欲據蜀稱王先自立爲楚王世子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改忠州爲大定府號其城門曰承運門鑄侯伯將軍督撫印徧送州中文武關南道張京先嘗降賊賊敗逃匿大寧與容藩有舊識首進稱帝之說容藩大悅呂大器至涪江與李占春力阻之容藩不聽卽於夔州設行宮先卽楚王位旋改吳王有進士涂原者拜且泣或問其故對曰中原無主今遇真主早正位一日則早慰天下一日之望吾心懇切不覺泣耳人皆哂之容藩以張京爲吏部尙書夔州知府程正典饒于財人利之故以爲戶部尙書貴州副使胡平表被劾寓楚嗜進不已至是以爲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其後容藩敗又事孫可望溺死巴江劉道開爲軍諮祭酒有一宗室極淫蕩流寓夔門容藩留之於內欲立爲妃衆不可乃止容

諸性忌刻宗室流寓在夔者皆殺之故諸將自三譖外無相從者余大海在夔門亦從衆謁見張京以天子登極諸侯不可無貢獻密諭大海率先進貢卽爲開國元勳大海進見高唱曰靖海侯進寶侯容藩所封也鴻臚問何寶大海曰奇貨駱駘蓋因容藩面瘦而背駝有駱駘之號故以此謔之容藩亦無如何也未幾楊喬然錢邦芑等移檄各將共討滅之 楊展在嘉定略定川西南州縣自什邡縣以西叙州府以南皆奉展號令展所至得銀或於地窖或於江中河口不啻數千百萬他人求之則無展再至則又得時值飢荒展用以賑濟全活甚衆永歷君封爲華陽侯袁韜飢與李乾德歸展武大定與趙榮貴不合亦歸展九月展使大定屯眉州韜屯犍爲縣皆給以糧 初王祥之勝於遵義也兵至樂英寨寨爲展次子所據祥掠之以歸旣而釋之展由是怨祥未發

也會祥攻貴州不克而歸貴州人約展共襲之展亦與樊一衡謀並富順王某遂令長子環新將諸將略地諸將皆悍不受節制環新又年少不知兵至蘆衛獲馬應試殺之至永寧俟天錫堅守不下攻之不克王祥遣兵援之一日大霧祥兵乘霧出戰環新大敗而退展威名遂損展性驕矜不假人以權袁韜武大定李乾德皆不悅共欲圖展展覺之然不爲備三人竟殺展而分據其地展被執時請入山爲僧袁韜欲釋之乾德曰縛虎易縱虎難遂殺之其後乾德戰敗語人曰吾今日親見楊展入舟中冤孽相尋夫復奚恨遂赴水死呂大器至遵義王祥方以兵威迫脅土司設三十六營頗驕蹇不奉法大器不能堪仍還廣西鬱嶺死於途祥以禮葬之厚撫其孤祥性驕奢然亦矜名節王應熊之喪亦嘗以禮葬之卽或縱兵剽掠每在敵境其境內百姓未嘗以兵故擾

民時永明王稱帝於廣徒擁虛號蜀中諸將惟祥獨勸貢獻不敢失禮其妻上祖亦時進獻於后宮縉紳欲赴行在者必傾囊以贈之永歷君封爲忠國公後與孫可望戰敗自刎死妻上祖亦不屈而自縊

外史氏曰流寇之發難也屠戮生民獻忠最甚獻忠所至賊殺而於蜀民尤酷讒者謂因自成陷京師獻忠自度無成不欲留其民以資敵故盡殺之并城郭宮室資糧器用而盡殲之又謂其見蜀民稠富兵悍而驕恐亂離久鍊之後有英雄出於其間適足爲我他日之難故及其未發而殄滅之要皆得半之論也蓋天生聖賢縱之以活人之德卽澤被四海而不限其仁天生凶暴亦縱之以殺人之力卽屠戮一方面不限其虐故雖親愛如妻子敬禮如僕相以至藉其死力之所部將卒偶拂其意無不立殺苟非天縱凶暴何以任其屠虐卒無有謀發肘腋以逞

荆轟之忿者耶特以厄運在蜀故蜀民盡罹其殃獻忠殺之不足而羣起之兵飢荒之歲又從而刈之終之以梁孫而蜀之殘黎殆盡爾然而賊民之獻忠亦未見其利也獻忠自陽平關敗還時恐人之圖已凡一晝夜易其處者十二三或潛伏寺院匿身像後或僞作游卒錯行市塵妓館以察人私語卒至西充之役殞於王師安見人可獨殺而報施之或爽乎所可恨者獻忠掠天下之金錢肆所欲殺固宜誅死楊展取獻忠之金錢賑川民而亦死於李袁之手似造化有不可解者然而誅殺人之獻忠者王殺活人之楊展者溺又安見不定之天不好生而偏好殺哉他若曾英之討賊於多功城而挫獻忠南竊吳楚之志王禕夫婦保境安民至死不屈於賊雖不成功節義自著是皆英雄之表表者殆未可與袁韜武大定趙榮貴侯天錫諸反側子同類而等倫之也

續編綏寇紀略卷二

梅亭葉夢珠濱江纂輯

演齡竄

王師之敗闖寇於山海關也自成惶遽西奔朝廷命英豫二王及平西王吳三桂統兵追之自成窮促復奔入楚三桂致書於左良玉約其嚴兵以待共圖剿賊良玉不信其子夢庚方欲興師至金陵以清君側爲名無暇爲討賊計旣而自成統衆數十萬竄至岳州之九宮山先遣其黨窺伺長沙時督師何騰蛟駐師長沙譖言自成僞光山伯劉體仁及郝搖旗牛萬才袁宗第等統賊衆四五萬至湘陰去長沙僅百餘里諸將謀所以禦之監軍太僕章曠曰民皆北都敗奔竊寇計無所歸是以至此若我能因而善用之則勝兵數萬可不戰而得無事張皇也乃

遣督標副將張某道標萬大鵬往招撫之二人單騎至湘陰賊將袁劉  
卽出迎隨酌以酒且問來意二人曰督師知將軍駐師此地恐湘陰褊  
小無以供餼奉冀將軍移駐長沙耳且督師推心置腹將軍若能歸正  
不惟數萬之衆有主可輔富貴功名亦計日可得孰與千里轉鬪迄無  
一成耶袁劉大悅乃邀二將校武大鵬素精騎射袁劉等壯之遂與之  
盟而還袁劉贈以金珠一無所受歸報乃使汚陽陳經往監其營且以  
安降卒之心經故大理卿五岳之孫有胆略時在督師軍中也居無何  
再遣前二將往調降兵袁宗第師五百人何騰蛟大集將佐以見之因  
告之曰爾等皆天下豪傑今既歸正當卽照授官爵從此有功優叙陞  
賞倘有不利亦必收授裂土分茅皆分內事也共圖勉之設晏鍋具命  
服賜其統領六人旣而自成銘於通城於是賊將王進材高必正李錦

等各率所部相繼降于騰蛟然不遇禡靡其弗爲盜而已未得其効命也惟高季二將兵最强最爲明朝効力以招撫得其道耳高之來也擁數萬衆入長沙乞食於何騰蛟騰蛟計無所出時堵允錫爲提學副使弘光初開納粟例中外咸傷失體獨允錫奉行最力所積銀米頗饒疾召其使面諭曰糧易得耳若等誠能歸正吾餉具在與爾共之否則堅壁固守越三日若等皆餓死矣使者還報騰蛟問餉將安出允錫曰人臣之義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今納粟甚多我兵寡弱賊皆百戰之餘撫之足用豈可拘牽文法坐失此機乎騰蛟大怒之賊久飢聞餉卽請允錫受約束且以五妹爲獻皆國色也其一爲益藩郡主允錫皆不近訪其親屬還之賊驚服因索軍中所掠婦女百餘人皆縱之其後方鎮驕蹇惟必正從允錫終身不敢叛李本自成親族有孝行其母以能聞

亦統兵數萬將至常德時允錫已陞辰撫騰蛟貽書囑其招撫允錫乃與監軍韋曠謀題詩封錦爲侯母封一品夫人賜錦名赤心允錫拜其母與錦結義於是其母諭錦曰汝旣受國恩當聽朝廟節制有死無貳錦拜受命旣聞於隆武君以允錫爲總制命赤心兵爲忠貞營同駐荊州騰蛟封定興伯曠進恢撫湖北僉都御史以下陞賞有差 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 王師誅獻忠於西充賊將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等收獻忠之衆并挾其妻妾由順慶而逃地方屢經獻忠屠戮數百里無人烟沿途殺馬而食二三日後馬盡乃食人人以飢疲仆地者分割立盡甚而連羊皮靴馬鞭轡俱食之七日行經渠河能奇帥百人護獻忠家口殿後遇明平寇伯曾英遣兵千人偵探賊雖飢困之餘然以窮寇致死力戰曾兵竟敗能奇前行可望定國文秀各驅殘兵策

應又二日至重慶江北屯駐曾英見賊勢單弱心頗易之移營江南岸城邊及出奇門南鄭坪等處衆賊但下馬偃臥英視之將謂非餽死則走死耳文秀素習水戰能下水疾馳如履平地頃刻可達數里遙望隔江重慶城內人烟輻輳市肆如常曾兵縱飲爲樂絕無戒嚴警備之意遂與可望等謀曰我兵深入斷炊十日矣與其飢死無聞不若冒死決戰我若渡江得取一舟便有生路可望等共以爲然文秀乃手挾弓矢口啣利刃疾走入江部下隨之者數人逕至朝天門與波俱沒英兵之在舟中者望見大笑以爲賊自送死也須臾至英兵船尾躍入船中亂殺數人舟兵倉猝不備無舉刃相向者惟爭投赴水文秀等六人悉舉舟中所有而棄之江掠舟而去及登北岸可望羅拜稱慶卽令賊衆百餘人衣甲持械繞江上下衝突轉戰曾兵望風而靡英見勢急親督

左右卒舟師圍賊手持矟弓立櫓後發矢反爲賊將王自奇所射應弦而倒英墮江死曾兵大潰賊將既得志更掠數舟回至北岸盡渡羣賊揚帆往來如入無人之境重慶遭獻忠屠汎後英多方招徠集衆可二十萬并婦女幼弱不計頃刻瓦解所喪芻糧輜重不可勝算賊垂死至是復有振起之勢矣先是唐王有詔獻忠所害者兄弟非君父也若降許免其罪立功自贖而定國能奇皆以賊爲終不能成大事尤欲歸順時兆齡單騎馳至能奇聞曰余老萬歲已死我等計將安出兆齡不知其欲歸明也應曰將軍輩只照舊日行事可矣能奇怒罵曰蠻奴汝本死囚賴我等破斬水出諸閭園因見汝世家公子保薦汝爲宰相昔老萬歲在成都汝不能輔之治國安民惟日勸之剽殺屠戮逢迎取寵以致全蜀爲墟人心離叛天下俱名我輩爲賊今日皇皇無所自立事勢

至此汝尙欲我輩復作賊耶今我立殺汝蠻奴數千百萬冤魂亦且索汝命也抽矢射之中其目眼迸裂墜馬下且與定國拔刀斬之須臾斃爲肉泥可望等復縱火焚重慶民居并夷其城重慶城原因石壁而築半在江半在山元末明玉珍據此爲天險止於壁上加垛口而已至是可望等驅羣賊恐推入江盤踞平地者數日衆議由遵義入黔乃四分獻忠牙兵望綦江進發所至刦掠焚殺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至綦江閱三日賊衆離心思各分羣爲盜獻忠有寵婢老脚者懷妊於是日生產可望借以誘衆諭各營曰主上汗馬二十餘年撫有西土皆賴將士戮力所得欲開萬世之基不意中道崩殂幸天不絕仁者之後於二十八日中官誕生太子爾等各宜同心協力共扶幼主勉成大事富貴功名未艾也各賊聞之皆喜惟僞都督張成功僞總兵王十萬僞都指揮開

索不奉節制可望以軍法鞭之開索先逸去餘衆仍帖然至除夕各賊往駐綦江口越六日方知老脚所生者女且已墮產而斃矣順治四年丁亥正月三日賊發綦江十日抵遵義駐旬餘無所侵掠第遣賊往各鄉村索芻糧二十三日由遵義進發至烏江明定番伯皮熊都將楊吉帥黔兵三十屯南岸山頂特其險阻意賊不能飛渡文秀仍領水兵十餘人泅水而渡直抵南岸吉兵大駭不戰而潰可望大駭賊衆研伐竹木等作浮橋夜渡竟抵貴陽貴州巡撫藩礦都指揮使陳某布政使唐勳及定番伯皮熊初聞賊至方聚兵爲守城計及聞烏江師潰遂棄城走熊走平越勳走定番越二日四山苗仲見貴陽官民俱遁乘機焚掠可望等遂入城貴陽承平日久未經兵火雖遭苗仲之亂風景尙稱無恙可望等至仍肆殺掠三日始出令招安越數日復發賊兵收掠青

岩龍里高壘大箐及威清平霸安順等處不分男女老幼盡行殺戮卽十存二三大都去兩手割耳鼻者多矣可望等盤據貴州休養兵馬窺伺雲南寧南撫司文武諸臣初聞本朝征定金陵弘光君出亡共入見黔國公沐天波請增兵守隘因謀措餉天波蹙額曰增兵守險自不容已但府藏空虛餉無從辦奈何衆復力請求助天波曰各土司用鹽頗多今增本府一票餉或可辦衆唯唯時已八月期於九月朔奉行未數日楚雄土司或云元設縣主簿吾必魁抗令毀沐票奪商鹽郡縣遣人捕之皆爲所殺聲言已無朱皇帝安有沐國公卽舉兵入楚雄盡執文武官殺之據其城天波大怒急欲剪之計鎮守兵丁不足用當調土司之强者用之是時沙亭氏定氏或作沙最强遂調以討必魁先是天啓初貴州水西酋安邦彥倡亂四川及滇中土酋相繼響應時安南土舍沙源以兵來

助與吉必魁協力討平之蜀道復通至順治二年乙酉張獻忠陷蜀天  
波命參將李大賛赴會川防守而大賛故狙猾數侵必魁自以功多而  
爲大賛所虐素積不平故因是而叛沙定洲者沙源子也其妻范氏江  
右寄籍人女美而勇狡而淫初嫁阿迷州土署普民升於崇禎初  
作亂據州城吞并諸蠻屢征不服朝廷爲之旰食文武坐罪者數十人  
三年庚午知廣西府張繼孟以計酈殺之繼孟定計先檄州縣官民升才能忠  
義不應激之致亂皆有司之過也阿迷不隸廣西顧謁兵備使者於臨安必取道於阿迷  
民升叛後凡過往文牒必啓視見繼孟檄大喜既而繼孟適臨安謁兵使諫其下過阿迷  
必進候普州牧及至阿迷故酣睡輿中軒聲如雷其下不敢傳轍過十里忽醒佯怒下輿  
痛責從者且曰我以事須急見兵道然普州牧又不可不見奈何易健馬去或當不後時  
民升知繼孟將往喜甚旣聞過去又疑使偵知其責從者易騎而來嗣又喜至則出迎  
入坐定進茶繼孟忽曰嘗聞普公好以茶酒酈人有諸民升指天呼無此心公疑某請先

歡述易歎之而綱孟於把杯時已置斂於中矣民升治具留綱孟以急欲謁道辭  
期明日還而暢歎旣別而出卽疾馳凡易三馬達臨安民升驚發始覺追其黨卒兵追之  
綱孟已入城城有備無及矣 范氏統有其部役使諸蠻招沙源之長子定  
海爲夫定海椎樸失范氏歡弟定洲少年美姿色乃逐定海而更贅之定  
洲漢中當事不能閼也民升子普服遠大恚時欲殺定洲范氏乃與定  
洲別居一砦陽修職貢寶擁強兵以自固至是應調討吾必魁十一月  
定洲至必魁已伏誅矣天波仍厚犒之而定洲屯城外不發會壬人饒  
希之向借天波母陳太夫人帑資以年利往來諸土司中至是逋沐資  
頗多無以償輒於諸土司前盛誇天波豪富定洲心艷乃製帝服上天  
波佯示推戴以察其所向天波拒之而定洲已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  
用袁士宏等爲內應忽於十一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不卽見定

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皇遽由小竇出西城時寧州士官祿永命巷戰甚力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夫人焦氏走城北普吉村金井巷是夜舉火自焚死其弟叅將天澤死之定洲盡得沐民累世之藏據省城以兵割巡撫吳兆元

時

又至祿豐執家居學士王錫襄督之號召郡縣又逼巡撫上疏南京

朝定已下江南定洲所謂南京不知其何所指或未知金陵事耳言天波謀不軌賴

定洲勘亂狀請陞秩世授兆元齒意從之此順治乙酉事也越明年丙

戌定洲簡土衆迫天波於楚雄分守副使楊畏知以才略聞會永昌司

李王運開以分閭回道過楚雄與畏知倡義守城定洲不能破分遣其

黨季曰芳陷蒙化王朔陷大理俱屠之天波懼更走永昌范氏猶在阿

迷聞變佯驚曰我家乃爲賊所敗謀入省執定洲以獻而復黔國既至

見定洲聲勢赫奕則大喜與定洲連餽除道持名帖抗禮撫臣之庭旁  
若無人居歲餘及孫可望至貴耽耽於黔國三百年之積貯聞已爲沙  
定洲所得大驚曰此我囊中物也即發兵犯雲南時隆武君又爲王  
師所獲桂唐兩藩爭帝於粵東治兵相攻征閩總兵官李成棟又移師  
入廣粵人震恐無暇爲滇南計黔國旣走永昌滇中人情惶惶無主  
順治五年戊子春三月孫可望李定國等假稱焦夫人主兵爲黔國公  
復仇兼程而進十八日屠交水次日屠曲靖定洲迎戰不勝還走阿迷  
州可望等追至蛇花口定洲再戰又大敗定洲退守俾<sup>音</sup>革竈<sup>音</sup>龍相持  
兩月可望遣鴻天波<sup>音耳又</sup>海道楊畏知統兵拒之於祿豐縣啓明  
橋兵敗被執可望等慕其義勸之降不屈因相約共獎明室畏知遂不  
死可望遣人至永昌招天波天波許之遂索道府印遺其子納款焉時

通判劉廷標署府印推官王蓮開署道印謂天波曰印固在我輩皆  
先帝命官豈能降賊我等死惟公所欲耳乃相繼自縊死天波亟使其  
子送印於可望可望悅厚禮遣還隨命劉文秀尾其後疾馳至瀾滄江  
奪鐵索橋直擣永昌擒天波使爲報門官以辱之旣而許爲復仇天波  
從之可望聞王劉之死歎異之召運閔弟運闕將官之運闕躍入江而  
死七月可望使定國等攻併革童擒沙定洲及范氏令天波剝其皮前  
輦去黔國珍寶悉載還至雲南天波見定洲旣誅感可望恩甘爲之用  
傳檄各土司皆令歸附可望定國等推可望爲平東王可望遂以雲南  
爲巢穴經營土木鑄造印勑僞設六部卿寺等官原任御史仕僕首先  
稱爲國主率衆推戴可望令兼禮兵二部尚書可望諸所設施雖已儼  
若建國獨念諸將並起草間比肩而事獻忠一旦欲據土稱尊恐衆不

附已乃謀所以厭服之者楊畏知曰永明王神宗之孫也今已建大號  
於粵西公誠能歸命朝廷則名正言順挾大義以號令天下誰不服可  
望以爲然永明王者諱曲榔桂王常瀛第三子也初封永明王崇禎中  
獻忠寇湖南王自衡陽避奔肇慶順治三年八月福建旣爲 本朝所  
定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按瞿式耜廣東巡按王化澄等奉王監  
國於十月十四日稱帝於肇慶以府署爲行宮改明年爲永歷元年至  
是四年矣故畏知勸可望以投誠也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可望使龔鼎  
楊可仕焦光啓等六人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枚馬四疋上書於永歷  
君其略曰先秦王盪平中土掃除污吏未嘗忘忠君受國之心不意自  
成犯順玉步潛移孤守雲南恪遵先志合承父爵國繼先秦王先秦王  
謂獻忠也後署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用方幅黃紙不奉正

朔亦不建朔朝議多欲許之獨兵科給事中金堡以爲不可爭論甚切  
嚴起恆等請封爲荆郡王詔許之廣西之南寧與雲南之廣南接壤可  
望之遣使也囑之曰若不允封號我卽提強兵出南寧耳時陳邦傳專  
制南寧惟恐可望入犯知朝議不決私遣胡執恭由間道矯詔賈勅印  
封可望爲平遼王改名朝宗執恭至雲南復迎可望意私改勅印封爲  
寧王可望大喜再拜受封率其黨及軍士北面嵩呼升座受賀贈表入  
謝未行而龔鼎等以荆郡王封勅至可望大怒手裂而擲之謝表遂不  
進乃自立爲寧王筠與朝通寶錢復引兵自貴州犯四川時白成降將  
高必正李赤心等駐師夔府巫山可望忌之駕言先帝崩於闔其黨不  
可復用舉兵擊之二人皆戰死朱容藩之敗也張京往投湖廣總督  
堵允錫允錫盡削其官乃投賀珍僞爲勅書印綬爛惑文武珍覺而逐

之遂投可望稱臣拜舞首進王蜀之說可望大喜復其官京又進幽風  
圖曰幽風王業根本願殿下爲天子如周家有道之長可望左右多明  
室舊臣亦皆懼之可望有親信某京舊時皂隸也至是認爲師生藉其  
力以進用聞有笑之者曰吾以免禍耳 順治七年庚寅孫可望將犯  
遵義先遣溫總兵與忠國公王祥議和溫舊爲川帥祥曾隸其麾下今  
投可望最用事而祥見之甚倨且呼可望爲賊溫還促可望進兵祥敗  
走可望追之祥曰吾終不可辱於賊遂自剗其妻上祖聞變沐浴盛裝  
望闕叩拜又拜其夫之死處乃就縊未絕以手招左右曰扣太緊不可  
絕可鬆其扣左右從之遂死可望又擊匡國公裴熊於貴筑破之僅艾  
能奇病死可望又并其家聲勢益強復定黔中之地乃毀藩司改建僭  
擬宮闈侈爲龍鳳山河日月之節晏然都會矣閣臣嚴起恒總督楊鼎

和科臣劉唐臣追論陳邦傅矯詔之罪時 王師已入粵東永歷君自肇慶奔梧州既而靖南王耿重明自福建會攻廣城克之定南王孔有德率兵至榕江執瞿式耜君聞桂林失守復奔南寧君臣播遷奔走不暇矯封事置之不問矣 順治八年辛卯春三月孫可望使沐天波引兵三千廻蜀自率大衆繼之既至卽執兵科都給事中吳晉曰汝何爲阻吾封爵晉曰阻封者金堡已削矯矣不信斬之又使賀九義殺嚴起恒楊鼎和劉唐臣等十九人投其屍於潯河以報追論之怨起恆屍流三十里虎負之登岸乃收葬之楊劉二屍相抱逆流至南寧土人瘞之爲立雙烈祠永歷君左右虛無人不得已更授秦王冊寶楊畏知之再入粵也本爲可望請改封及在南寧聞九義等兇悖無人臣禮潔自悔恨懃哭入朝因抗疏劾九義賊殺大臣之罪請誅之永歷君留畏知入

闖辦事可望怒立遺指揮鄭國執畏知回黔畏知見可望罵賊不屈取  
頭上續擊其面可望怒之定國文秀與畏知善聞之益恨可望可望又  
使賀九義張勝張明志等引兵入宮挾永歷君幸龍安所改龍安爲安  
龍以寓囚龍之意改國爲府使張應科范應旭任之睠監之每月供奉  
俱三人造冊開報稱皇帝一員支米一石妃嬪八名太子一口各支米  
三斗其他概可知矣可望屢欲行弑惕於靈異而不敢發有可望所署  
爲國公陞見止跪右足而右足遂痛不可忍發大毒而死君嘗欲禪位  
先致鸞駕可望忽病臥不能起及堅辭得旨病尋愈可望曰此懦夫豈  
尚有歲年乎君聞之惟持齋禮佛絕意人間事矣可望旣挾其主於安  
龍以號召諸將諸將無不歸命惟李占春以可望殺其父謂曾英獨不  
爲下可望使人招之輒斬其使有勸之降者則恚罵曰彼殺吾父幽吾

主而吾降之是爲不忠不孝禽獸矣可望進兵擊之占春固守涪州力戰七日而潰與余大海走湖廣欲歸本朝流民從者數萬中道絕食咸怨占春不早降可望而流離至此占春憤悶命酒呼妻子相對酣飲至夜分單騎入華山爲道士後三年朝廷遣使召之至武昌終不受官大海來歸楊喬然初與占春同心守蜀及占春敗可望使人招之喬然謁見固請歸里可望許之李乾德袁韜武大定據川南州縣可望使白文選攻之乾德等大敗韜與大定皆降乾德率妻子走威茂中道被掠妻子皆縊死乾至威茂威茂人縛送文選厚待之欲引見可望乾德曰我終不能向賊求生遂投河死弟巽德亦同死順治九年壬辰

朝廷遣定南王孔有德入湖廣平西王吳三桂入四川可望分兵拒戰以李定國禦湖廣劉文秀禦四川而已居中調度三桂攻陷保寧趙榮

貴戰敗執而殺之深入至叙州張文秀逆戰三桂兵敗退保保寧文秀乘勝來逼三桂堅壁不戰文秀渡河索戰不已依山爲壘其鋒甚銳三桂以輕騎挑之誘使下山文秀失勢遂大敗之文秀僅以身免四川郡縣多來歸附文秀歸可望奪其爵二月李定國自率其所部五萬人出靖州謀護駕而東可望恐遣馮雙禮馬進忠俱行以察制定國且欲因事除之不意定國與孔有德戰勝而還所得子女玉帛多入私囊雙禮歸報可望遂陰令雙禮伏兵擒定國反爲定國所擒雙禮由是傾心附定國初定國在獻忠隸下稱四府可望曾以軍法撻之定國懷恨至是遂不可附可望可望自度力不能制遣中書楊某授以王爵印綬定國怒曰可望安得擅行封爵當日兄弟三人原約共扶明室今可望專制如此將置永歷帝於何地乎撻其使毀其印綬還可望亦無如何仍

善覲其家以羈縻之永歷君在安龍日益窮促惟李定國歲時貢獻不失臣禮凡置官吏必遣使請命君密告內監張福祿全爲國曰秦王待朕無禮朕欲撰一密勅馳諭西藩令其出朕於險福祿等遂與閣臣吳貞毓撰勅恐馬吉翔泄其謀遣之南寧祭二陵十一月令林青陽齋勅往諭定國復遣周官繼之順治十年癸巳李定國至廣西孫可望自引兵追之至岔口遇我兵爲固山圖賴所敗奔還復封劉文秀爲南安王樹招討印督兵攻常德亦敗歸可望令文秀回駐雲南而身駐貴州大索宗室之在黔者無少長皆殺之馬吉翔自以陵差日久密偵行在動靜值劉文秀自行營至南寧言上有密旨與西藩先後遣林周二人見在藩前款待甚厚又聞西藩捧勅感激流涕欲統兵至安龍迎駕吉翔卽令人報可望可望使鄭國往南寧縛吉翔至仍厚待之令與行在

對理密勅事 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初六日鄭國王愛秀謂永歷君曰西府負恩陰通朝內奸臣脅勅要封今林青陽與周官俱已解至貴州秦王特命臣請命不知朝臣誰人所爲幸陛下明示其人以便復命於秦王君曰此必非朝臣所爲或係外臣假造俟鎮臣歸當密訪之國等怒目而出至朝房詰責吳貞毓等堅辭不告國等愈怒卽械繫貞毓等又引兵入宮擒內監張福祿全爲國宮中大震其黨冷蓋鉉復逼君速具情由指爲何人庶不至危在旦夕語多不遜上言汝等逼朕朕不知是何人汝等旣知何不明白指出悲憤而退國等拷訊貞毓具得其詳佯請旨裁奪上不得已付廷臣公議竟以盜寶矯詔誤國爲案於是刑科張鍋內監張福祿全爲國凌遲翰林蔣乾昌李元開御史李順胡士瑞部司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縮鄭充元周允吉朱誅暴朱東旦任東

墟易士佳皆乘市貿輸以閹臣而賜自盡自是左右贊御莫非可望私  
人永歷君笑啼晉語不敢自由中宮太子重足而立惴惻焉刻不自保  
以生帝王家爲不幸矣

外史氏曰崇禎初寇盜遼起刈芟兼并之餘渠魁惟存張李甲申北犯  
王師入討自成以敗死其黨獸散獻忠以誅死烏合亦宜散矣孫可  
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不過獻忠餘孽當獻賊授首四凶收合賊  
衆救死扶傷奔馳千里城無所棲野無所掠迨至重慶江干已斷炊十  
日自古敗軍路窘未有若此之甚也使守將曾英嚴陳以待之不過數  
日非斃於走卽死於飢積年逋寇可不戰而自盡何英也不虞困獸兵  
猶縱飲以致窮寇得窺其隙而潛渡然後身親督戰不幾於倉皇無備  
乎遂使重慶數十萬甫集之哀鴻復遭荼毒自是入貴陽青岩龍里高

堡大箐諸地殺掠無遺蔓延於雲南層交曲靖甚至入南寧逼屬主殺  
諸朝貴其不爲蜀川之勦洗者幾希耳惟討沙定洲夫婦而殺之差強  
人意然卽其致憾實貪沐氏多藏以爲定洲不滅則沐帑不歸耳豈真  
欲爲黔國報仇耶夫何天波不悟甘爲之用檄諸土司相率事賊世守  
勸臣之義將安在乎假使當時各土司人自爲守家自爲戰以之滅賊  
則不足以之緩賊則有餘出黔入川之寇未敢發也惟土司糜服賊始  
無內顧之憂得以肆行鯨噬蜀中諸將一朝瓦解誰之咎與天波生畏  
膏粱聞賊破膽不足深責最可惜者曾英知兵敗職能敗獻忠方張之  
寇而失孫李垂熄餘燼使復成燎原之勢身死賊手英雄喪氣豈真殺  
運未衰非人力所能挽耶子謂重慶江北之役當與車箱真寧同遭千  
古之恨焉至若李占春力捍危疆義不從賊迫勢窮計竭顯然出世乘

光萎而卽瓢笠絕無窮戀功名之念亦一世之傑豈但無愧於曾英而已哉